

行走看世界 读书省自身

相约 澳洲

A DATE WITH AUSTRALIA

凌 空 ◎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相約 澳洲

A DATE WITH AUSTRALIA

凌 空 ◎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约澳洲 / 凌空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5. 8

ISBN 7-5336-4506-5

I. 相... II. 凌... III. 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8991 号

责任编辑:王竞芬

装帧设计:朱 锦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图书印装分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7.25

字 数:130 000

版 次:2005年9月第1版 2005年9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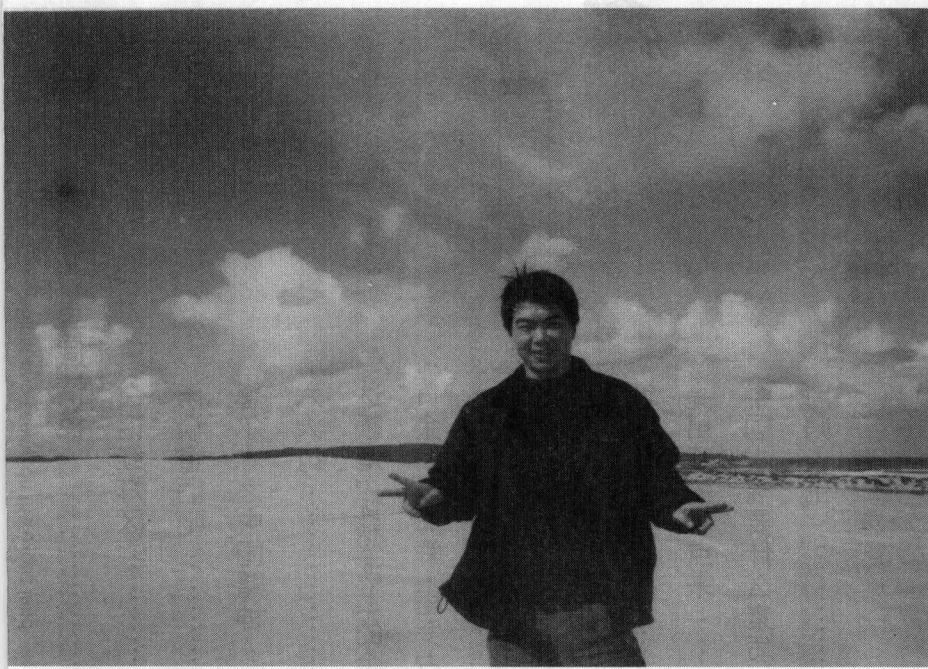
印 数:4 000

定 价:18.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0551)2822632

邮 编:230063



凌空 (Eric·Ling)

江苏人。生于 1975 年，水瓶座。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95 届毕业生。曾是某省级银行国际部资深职员。2000 年辞职自费留学考研，就读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经济系。2002 年底获商学硕士学位，主修双专业：市场营销、国际商务。2003 年回到南京。

水瓶座人的格言：我想了解世界

喜欢：到奇异的地方去

害怕：失去自由

矛盾：热烈的追求友谊，却又给自己一片孤独的天空。

我是一个典型的水瓶座人。

我笑的时候，左右双眼大小不一。有个要好的朋友拿我开玩笑。我也笑着告诉他：“那是在用水瓶座人独特的眼光看这个世界。这叫做‘大眼看世界，小眼省自身’，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这样的！”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学的，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拥有这段经历的。

——我的父母辈满怀理想和热血下放农村做知青，被称做“老三届”。

——我们也是怀抱

热血和激情走出国门读书去，被称做“留学生”。

我们记录着不同的历史，却有着同样澎湃的青春。

目



Sight and seeing on the exotic land

异域情色

白话红灯区

闲谈道酒吧

墨尔本之中国赌神

六人行

达领港，忧愁河上的金桥

黄金海岸海鲜·塔罗占卜师

Retrospect and reflection on study overseas

留学反思

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我留学，我自豪

亮出我的观点来

中国人需要什么素质

海归人生

224 220 217 214 211 211 202 199 188 176 174 172 172



录



万里独行一书生

Cold and warm in the world corner

天涯冷暖

异地日记

租房奇遇

Up and down in the knowledge ocean

学海沉浮

魔鬼特训营

穿越象牙塔

Back and forth in the sydney street

悉尼徘徊

爱国的胃

上网西洋景

将垃圾进行到底

无胆不逃票

千里驾车为伊照

第一次亲密接触

同性恋街的打工者

和强盗们不得不说的故事

1

5

15

16

29

29

42

87

87

91

94

98

101

113

130

155



万里独行一书生

春去秋来，四季轮回。人生的旅途中，总有些忘不掉的旋律，让我充满激情，渴望成长，藐视苦难，迎接希望。在我随身的行囊中，有一盘跟随我八年的经典英文民谣磁带。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s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How many seas must a white dove sails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 balls fly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
My frie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

“一个男人要走多少路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一只白鸽要飞越多多少海洋才能在沙滩上停留？”每回听到鲍勃·迪伦的这首《答案在风中飘荡》，都让我感慨万千。在万里独行的

行程中，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理解，那是一种忧伤而倔强的梦想，是一种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是一种经历了人生磨难感悟。

在我的人生时间线上，有这么一段时间的标记：“2000年11月29日——2003年2月28日，南半球—澳大利亚—悉尼。”永远想不到，这段时间对我的重要性。我走出了国门，来到天涯异域，努力考上一流名校，打工，学习，到顺利毕业取得硕士学位，中间的种种经历，或孤独，或热闹，或困难，或幸福，无不是人生的宝贵财富。即使后来很多人怀疑留学的意义，即使后来我做过一段时间的“海待”，在情绪低迷的时候，我都没有怀疑过留学那一步的正确。

异域的生活，语言、文化的隔阂给我们增添了很多的困难。我和我的同学们相互鼓励，努力学习，挑战自己，用高分和文凭证明了我们用外语学习同样优秀。人生的意义在于经历。我相信，留学是人生中的重要的一关。当我们跳出井外，学习更多的知识，接受更多的观点，重新来看这个世界，会发现我们曾经是多么的狭隘和肤浅。留学的经历丰富了我的人生，增长了阅历，磨练了意志。当我年老时，我可以自豪地说：“年轻时，我曾去万里之遥读书，交了很多可以信赖的朋友，那是我生命里最值得回味的事情。”

人生天地间，万里我独行。

这部书记录了我2年的留学生涯，讲述一个男人在异域成长的故事。有散文，有日记，有故事，有爱情，有友情，有失落，有欢欣，有不屈，更有那满怀的希望。留学只是我们勇敢路出的第一步。我相信以后的人生中会有更多需要勇敢迈进的目标。海归一年后，在舒适的办公室里我努力搜索脑海中这段记忆准备记录时，我发现过去的日子已微微恍惚，清晰的却是那志气高扬、书生意气的神态。“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我想，我永远就是那个负笈的书生了，忧郁而倔强，怀抱梦想在人生的天地间迈步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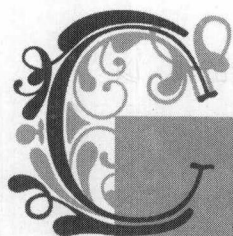
“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我的朋友，答案在风中飘荡。”歌声犹在耳边回荡。

啊，朋友，答案不在风里，在你我的心里。

The answer is not in the wind anymore, but in our hearts.



时间的记录：刚到悉尼（2000年12月）



Cold and warm in the world corner

第一章 天涯冷暖

一 异地日记

The first day

时间:2000-11-29

爬升 速度将我推上椅背 模糊的城市慢慢地飞出我的
视线

呼吸 提醒我活着的证明 飞机正在抵抗地球我正在
抵抗你

远离地面 快接近三万英尺的距离

思念像黏着身体的引力 还拉着泪不停的往下滴

逃开了你 我躲在三万英尺的云底
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 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 以
为 还拥你在怀里

回忆 像一直开着的机器 趁我不注意慢慢地清晰反
复播映

后悔 原来是这么痛苦的 会变成稀薄的空气 会压得
你喘不过气

要飞向那里 能飞向那里
愚笨的问题 我浮在天空里自由得很无力。”

——迪克牛仔《三万英尺》

天气很阴暗,有些小雨。

平生第一次坐了这么长时间的飞机,经过十个小时的颠簸,过了一个无梦的夜晚,还跨越了三个小时的时差,忽然就停到这个未知的城市里来,看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我忽然开始怀疑,这是我向往的城市吗?我并没想像中那么惊喜。

悉尼,第一天的邂逅,我并没有仔细看过你。

我的英文本就不差,虽然是头一次,但是也很顺利地过了关。
我买了免税香烟送人。免税店的香烟很便宜,但是每人凭机票只能

买两条，还要保留发票以备查询。

出关后，看到中介开了辆面包车来接我，随便寒暄了几句，我们便开车去我的住处。开了一半了，他突然发现我没有系安全带，吓了一跳。我也不由得紧张起来，原来这里乘客若是不系上安全带，是要罚司机的款的。幸好澳洲的马路上很少有警察。

我被中介接到了白先生的家里。这是一个大house，厨房、客厅还有三间卧室，包括后面有个花园。主人是一个留澳的华人，以前学音乐，现在开琴行和餐厅，应该说还是不错的。中介是他的朋友，把我推荐住在他们家里。我不知道他们间有什么样的协议，但是看得出他们不是很欢迎我。26岁的我从来没有想在他们身上得到多大帮助，因此也并没有期望他们有多大的热情。淡淡的也好，都是生命中的过客。

倒是白太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女人。三十多岁，挺漂亮的。她一点也不掩饰她的任性，当白先生要把某个房间里的一张不用的玻璃茶几放到我房里当书桌时，她哼了哼鼻子，没好气地说：“要用的时候出来用好了。”我是敏感的，连忙说：“不用了。”白先生坚持到底，把它搬进了我的房间，我也只好小心翼翼地侍候这张茶几，同时对女主人保持一点戒心。

房间靠着马路，透着玻璃窗，放眼望去便可以看到屋外的树木、车辆和行人，异国的情调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还没有心情来观赏它。

下午，趁着男、女主人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去看病时，我和他们家

的保姆楚姨聊天。楚姨是东北人，子女在澳洲定居了。她来探亲，却又耐不住寂寞，主动要出来打工。她的工钱有50澳元，大概200多人民币呢。（这个时候澳币汇率最低，1个澳元大概4元人民币。2003年涨到了1:6）。北方人的兴致上来，心直口快，立刻把自己的事都讲了出来，她数落女主人的不是，说要不是白先生的再三挽留，她早走了。前面已经走了若干个保姆了。

楚姨不甘心地说：“这里人都讲人人平等，我在他们家却被呼来喝去，一天24小时都睡不好觉，唉……”

天很热，我洗了把澡，中国此时正是寒冬，这里却是酷暑。我是在院中的小棚子里洗的。他们没有让我用卧室间的浴室。楚姨说其他房东是不会这样对待房客的，我是个明白人，没有说什么，心里却很清楚，盘算着早点搬走。

美丽的城市



想不到第一天就如此的不快。

The second Day

时间:2000年11月30日

夜里翻来覆去睡不安稳,起来好几次翻出地图来看,想弄清自己住的位置。可是地图不详细,看了好一会,也没有搞清楚。只好作罢,想了会心事,昏昏睡去。清早起来,一看闹钟,已经上午8点半,国内才5点半。

因为是Home stay (吃住都包的那种),我是不需要自己做饭的。他们跟我说的是160澳元一周,按以后我知道的价格来讲,住老外那有的达到200澳元以上。这个并不贵。(可以看出他们并不需要靠我赚钱。)早饭很简单,喝了两碗稀饭,我也不大好意思多吃,以后才知道没有必要这样。白先生、白太太都比较热情了,大概是稍微熟悉了一些的缘故。他们告诉我今天要请人杀虫,所以屋里不能呆人,叫我去他们的钢琴店坐坐。反正学校也没有开学,我没有其他事情,也就去了。

钢琴店(Classic Piano)位于Ashbury区。离他们现在的家开车5分钟,步行10分钟。外面的太阳十分晒人。澳洲的天空大气层有个洞,没有臭氧的保护,紫外线直接照在这部分大地上,多晒一会,人感觉晕乎乎的。钢琴店里还有个后门,通往厨房、卧室、后院,整个摆设很清爽,收拾得也很干净。有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在看店。我跟

她打了个招呼，随便侃侃。她来自辽宁，在国内是个教师，来澳洲音乐学院学习音乐。打工钢琴店，也算是专业对口了。她是那种典型的北方人，直爽又实在。我顺便问了下租房的行情。

中午楚姨烧饭的时候，我也露了一手，烧了个土豆烧肉。菜烧得一般，但是比楚姨做得好。实话实说，她做的菜实在是不能入口，要么没有味道，要么咸得要命。白太太一个劲地说，幸好有这道菜，不然什么都别吃了。

下午，辽宁女孩去city上课，我正好想去买东西，所以就和她一起走。一出门，她就悄悄地告诉我，有人会接我们，但是别告诉老板。果然，一会儿，一个胖胖的女孩坐了辆很气派的车过来，估计是华裔的二代，会讲中文，很有钱的样子，车子上全是大大小小的shopping来的衣物。我有点不好意思地把东西朝里面推了推，坐了进去。

我们在Ashfield火车站分手了。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留学生，我感觉她是个很坚定、很有信心，知道自己目标的人。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但是我一直要自己也做那样的人。

我在Ashfield的购物区闲逛，这是华人聚集的地方。主干道上开了很多华人饭店和海鲜铺，大都是上海人开的。还有不少四川火锅店，再者就是广东人开的杂货铺。

我想到了有首歌，歌名叫“Stranger walking in the street”，恐怕讲的就是我这样的人吧。我去买了地图册、电话卡，然后走到Shop-